

江南冬夜

■申功晶

小时候，我所住的苏式民宅，二楼裙板、木格老窗裂有缝隙，一到冬夜，即便门窗关紧，仍会漏风，江南不似北方，有壁炉、暖炕，在屋里待久了，寒意入髓，冷得出奇。

白居易说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苏州人冬天喝的酒，唤作“冬酿酒”，色呈淡淡金黄，酒中掺入桂花、梔子花，入口温婉顺滑，甜甜糯糯，带着淡淡酒香，一杯落肚，微微醺，刚刚好。桂花冬酿酒，只苏州一家，别无分号。

小酌，自是少不了佐酒之物，一包卤汁豆腐干、一碟五香花生米，豆干、花生佐酒，那是“一代怪杰”金圣叹心得“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，有火腿味”。

我卧室的窗前有一片小竹林，冬夜飞雪，将窗一关，拉上帘子，侧耳凝听，时而雪洒竹林，淅沥萧萧，忽而又回风交急，咔嚓折竹一声，令人寒毡增冷。明代文人高濂在《山窗听雪敲竹》中说“飞雪有声，唯在竹间最雅”，竹间清音，缘何大雅？我想，应是雅在澄明、冰洁、纯粹、脱俗……

我写完作业，坐在窗前，取出一本扉页泛黄的古籍，饶有兴致地哗啦啦翻着，有些书，只有在这应景的雪夜读，方能品出个中滋味，比如，《水浒传》中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林冲去市井沽酒那一章节，“（林冲）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迤背着北风而行，那雪下得紧”。此刻屋外西北风凄厉呼啸而过，伴着窗外鹅毛大雪簌簌而落声，仿佛身临其境，在雪的烘托下，纸上的文字越发富有灵性，店小二“切一盘熟牛肉，烫一壶热酒”端上桌给林冲，读来更令人口舌噙香，恨不得立马切一盘牛肉，温一壶酒来解解馋。读到“（林冲）在天王殿破庙里把



冬季夜晚的浙江绍兴老街河沿。

视觉中国

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，早有五分湿了，和毡笠放在供桌上。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，却把葫芦冷酒提来，慢慢地吃，就将怀中牛肉下酒”，似乎也浑身湿漉漉地跟随林教头走进山神庙就着冷酒吃牛肉。无怪乎古人发出“雪夜闭门读禁书，不亦快哉”的肺腑之叹。

我不肯早早洗漱上床，钻进热烘烘的被窝，宁愿坐在冰冷的板凳上，只因在等夜班未归的父亲，雪渐下渐停，地上的雪已积了厚厚的一层，此刻，万籁俱寂，我的耳力也因此格外敏锐。忽然，小巷拐角处，传来一阵熟悉的丁零零，片刻过后，老宅大门被“吱呀”一声推开，我从凳子上一跃而起，顾不得屋外正下大雪，打开窗户，兴奋地冲楼下欢呼：爸爸！爸爸！

父亲成了一个雪人，他周身都是雪花，连眉毛、胡须上都沾满了雪，活像一个圣诞老人，他在屋门口拍打了一阵，方才进屋。

我央求道：爸爸，这雪天滑得很，你不要加班了，好不好？父亲挣的钱要供一家人的开支，他面色有些为难。

我说：我不上学了，明天，我就去打工，帮你一起挣钱！父亲说：你现在好好读书，以后，才可以选择不上夜班。

我眨巴着眼睛：等我长大，工作赚了大钱，你是不是可以不用上班了？父亲捏了捏我的鼻子：好，我等着享我闺女的清福！

天蒙蒙亮，在一座城市里，头一个起床的是环卫站的扫街人。彼时，天寒地冻，大伙儿在炕上各做各的梦。扫街

人执着笤帚扫落叶，扫一片，落一片，手指冻成胡萝卜，呼一口热气，接着扫，扫得路面上飒飒作响，可落叶旋扫旋生，似乎永远也扫不干净。小时候，最喜欢踩在落叶上，发出嘎吱嘎吱声响，那是大自然回馈给人类的天籁。

一个冬夜，我写完试卷，刚躺下，迷迷糊糊之际，突然，外面一声凄厉尖叫：“捉贼啊！”紧接着，小巷里传来你追我赶的脚步声、呐喊声……听得人心惊肉跳。我掀开被窝，披上外套，抄起床边铁棍，守在房门口。老宅的院墙，原是高耸的封火墙，后来它被72家房客瓜分、占据，他们嫌墙太高，夏天挡住二楼的风，于是，齐心协力把墙拆掉一半，高墙变作矮墙，殊不知，从此埋下安全隐患，身手矫健之人，只要搭一把门口柱子，便可一跃而入，祖父在世时，床头搁着一根铁棍，它是专门为收拾梁上君子准备的。父亲经常夜归，大院里只剩下母亲和我，我把祖父留下的铁棍放在床畔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后来，老宅拆迁，我搬进了“固若金汤”的楼房，再也没了“夜喊捉贼”的惊悚一刻，防身铁棍才当废铁卖了。

又一个冬夜，屋里温暖如春，父亲早已不上夜班，我再也不用内心焦灼地等待那个“风雪夜归人”，夜色吞噬了大地，我拉上窗帘，在书架上取出一本书，掸去扉页上的灰尘，哗啦啦的翻书声响点缀着冬夜的静谧，似乎少了些什么？对了，近些年，全球变暖，江南无雪，即使有雪，屋外亦无竹，自是少了那份听雪敲竹之趣。



南京灵谷寺林中，萤火虫飞舞。

视觉中国

■王力

在萧瑟风物里登上钟山，犹如置身一幅道劲苍黄的历史卷轴之中。暂且抛开人头攒动的中山陵，在音乐台的悠悠轻音里，展翅高飞的白鸽指引我来到山林深处，站立在那座明代古刹前。

我没有沿着幽深山门登阶而入，径直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。在玄龟驮负的石碑上，“灵谷深松”四字赫然入目，犹如先古圣贤迈过长河来到眼前，渊渟岳峙。与钟山的多处胜景不同，此处乃是深景。身后，声声人语贯入山门。深景需要去寻觅，去发现，或者说偶遇，就像它旁边定坐的禅宗。

不知是否为西风所推，山林间鸟鸣虫声皆陷入寂静，身后广阔天地好似在一刹那间合拢。想是深景之故，如若没有“静”字，“深”字自然也就立不住。来前分明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带着刀锋般的锐利，“冷”字前所未有地强烈又沉重，竟给人切肤般的痛觉。原先那些鼎沸热烈的自然之音，只怕是在一瞬间被西风所伤，逐渐归于阒然。我不禁质疑为何选在此时节步入钟山，此时又越发觉得，倘若不是此时节，自己与钟山仍是过客罢了。

旁边山门之内，有人撞响了晨钟，仅仅一声便重归岑寂。或许是一段隐秘往事不小心露出端倪，而这一声钟鸣更加显出此处的深景之深，脚下的路也一直前去了。

此处有深松，可遍寻地面不曾见

一只松球，起先以为被寺里僧人清扫，仰首望向那片浓荫，竟未有一棵松树。玄龟背影已消失在夕照里，深松之深，深景之深，皆大大出乎想象。或许还会有人接着敲响寺内晨钟，他们深恐祈福之语不为神明所闻，所以不惜再次撞响那沉重的钟。彼时，它只有一种职责，那就是告诉人们一天过去了，一年过去了，又有大把时间已随山风而飘逝。不知那时的人们撞响晨钟时，内心是否会随着金属的震动而颤动不已。此情此景，就连时间也在身后静止了。

深景深处，只觉脚下石路越发清晰。为何清晰？因为更加崎岖，更加硌脚，我仿佛踩在历史的脊背上，那种厚实感生生硌痛了我的脚。脚步一如目光的急切，急切想目睹到一缕青刹正闪烁着冷峻。我清晰听见双脚踩在青石上发出声响，将脚步放缓，声音依然清晰可闻。唯有一切声音彻底消失，深松才会在眼前出现。奈何时光早已静止，把一切包裹其中。在它的理念里，天地便是混沌，不分彼此。因此禅需要找寻，万物皆是这般。

因而，我向着那团幽深的混沌迈出坚实的脚步！要用脚步才能破解谜团，脚即是心，脚步迅疾了心灵肯定急切，内心明晰了方向，脚步自然坚定向前。随着青松松动，历史在脚下发出低语，仿佛不停告知我深松何在。

我站在一处岔路前，朝上方望了一眼便知路在何处。我向前走了几步就停住了，天地已归于寂静，远处残阳

不再目睹，闭上眼睛聆听，内心顷刻间安静下来。松正在低语，灵谷深寺的袅袅祥音，钟山风雨的激荡雄浑，还有金陵古城的时光洗礼，都在深松的呢喃低语间回荡不息。这座城市也彻底向我敞开了心怀。

深松之深，正如这座城市历史之幽深。光阴缄默不语，寺里青铜表面滋生出点点霉斑，诉说着它的厚实与流变。它们世世代代生长在钟山，想必早已秉持这座长江边雄梁的盎然气节，即便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依旧牢牢守护着这方人间净土。深松发出了庄严的呐喊，如钟声撞在我的心上，堆砌起无限崇高之敬意。

我猛然间想起尚未去灵谷山门拜谒，奈何天色已晚，山门即将关闭。夕照正隐没在山林间，所幸眼前尚有一缕久久不散，像是一种指引。此时应是距离禅最近的时刻。索性继续前去。

在深松掩映间，有宝塔高耸，像极一道拔地而起的佛堂之光。等我来到这英姿勃发的身躯前，脚下幽径已抵达尽头。走得近些，便知此塔为“志公塔”，那么刚才一路寻来之地又有什么样的名字呢？有幸听旁人介绍，那里名曰“松风谷”。那里依旧幽深一片，心里的混沌霎时间解开了。

夜色已降临，眼前却未曾陷入漆黑。“松风”二字应是自古至今点亮此处的图标。

我更愿相信，此片深景从不曾改变。一如它所在的钟山，历经千年风雨洗礼依旧俨然如鼎。钟山在低吟，也在呐喊着，伴随着灵谷禅院的灯焰长明发出满目苍黄之音。

霜打油冬赛羊肉

■朱华贤

曾经读到过一首小诗，忘记了作者，诗的题目是《霜》，诗句大致是——
阳光下/你软融成/一滴滴可怜的泪珠

谁料到/黎明前/你曾蹂躏过无数花草

在诗里，霜，无疑是一个残忍、卑鄙而又可恶的反面形象。但是，在现实世界中，霜并非如此。钱塘江两岸的农人们，农历十月一到，就开始盼望着一场碎银般的浓霜。因为它对农作物的帮助，大到别无可替代。就以农作物、最大众、也是最不可缺的青菜为例，这里的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：霜打的青菜赛羊肉。意思是，只有打过霜的青菜才够味。打过霜的、与没打过霜的青菜，在口感、风味和营养价值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。没有打过霜的青菜吃起来硬、糙、涩，叶子还容易破碎，人们不大喜欢；一旦经过霜的“蹂躏”，其口味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变成柔软、细腻、甘甜，买的人一下子多了。

我们钱江两岸一带的农民，不会也不肯荒废一寸土地。每家每户，或房前屋后，或埭头坝旁，或路边河岸，都会见缝插针地种上各种蔬菜，既供自己食用，又可送给街坊邻居，也可变些现钱零用。蔬菜中，种植最多的就是青菜。种的时候，不搭大棚，不施化肥，不打农药，任其自然。青菜呢，一点也不娇气，随便种种都会长出，且都能茁壮。越是春昏晃晃、杂七杂八的地方，往往长得越是疯狂。冬至前后，青菜差不多长成筷子那样高了，霜打过之后，年长点的农民就陆续割上一些，或盛放到竹筐、竹篮里，或装进编织袋，或挑或拎或用电瓶车驮，到十字路口，到小区门口，到桥垵头，到超市出入口，随手一摊，二维码

一摆，买卖就开始了。有人会吆喝，油冬儿，两块！有人会招手，来！来！刚刚割来的，油冬儿，菜的魂灵都还在呢。杭州方言儿化音比较多，油冬儿三个字，油，用平音；冬，用重短音；儿呢，略拖长。听起来脆脆的，特别有磁性。

周一的早晨，我从北干山上锻炼结束回家时，看到山脚下有簇人围成一圈，探头一张，是油冬儿青菜，那颜色、光泽和模样让人想拿着生吃，连忙挤进去抓了七八株。回家吃早饭时，妻子送外孙读书返回，她手里竟也拎着一袋青菜。我问：你在哪里买的呀？妻子说，是送的，一个转弯抹角的亲戚送的。我要给她钱，她死活不收。你也买了？嗯。你买来多少钱一斤？两块。好的好的，这样的天，放两三天没事，反正每天都要吃的。

我们钱塘江一带下霜，一般要比黄河流域迟一个月左右，通常在农历的十月中下旬才出现，而且下霜的天数似乎也越来越多。随着北方冷空气一次次南下，气温一波一波地往下跌，慢慢地跌到三四摄氏度，终于摧枯拉朽般地来了一股强冷空气，一夜之间跌到冰点，甚至冰点以下。田野里的各种农作物上，比如青菜、萝卜秧、麦苗等上面，就都覆盖上了一层白雪皑皑似的霜花。尽管这霜花经不住阳光几个钟头的抚摸，可对许多农作物而言，却会发生极大的品质上的变化。不要说甘蔗变得更甜更鲜了，就像番薯、萝卜、芋艿等埋在地下的块茎类作物，其味道也都明显地变好了，而青菜则是变化最显著的一种。

我的父母母亲都是农民，我也从小生活在农村。自然，我们种过包括青菜在内的多种蔬菜。霜打雪压，能使青菜之类的口味变得鲜嫩可口，这个道理，人人皆知。但是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变？能说出其中奥秘的人并不多。为此，我曾问过一位农



11月26日，江苏盐城秦南镇北蒋街道，蔬菜地里覆盖一层白霜。霜打青菜软糯可口，又甜又好吃。

视觉中国

林局专家。他说，变化主要是由低温引起的植物生理反应所导致的：像油冬儿青菜，为抵御低温，会将部分淀粉分解为可溶性糖，以降低细胞冰点，防止冻伤，这就使得霜打后的青菜甜度明显提升；低温会使青菜中的纤维素和果胶结构发生变化，部分粗纤维降解，叶片和茎秆变得柔软，烹饪后口感就得更嫩；低温还会促进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，这氨基酸就是“鲜味”的来源。所以，霜打后的青菜鲜味更足。但霜冻也得适可而止，若霜冻时间过长或反复冻融，就可能导致部分作物冻伤，或营养流失。看来，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。

我们杭州一带因其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，加上悠久的农耕文化，孕育了多种品质优良的青菜品种。口碑最响亮的，就是油冬儿，另外还有迟青菜和矮脚青。

杭州油冬儿，这是杭州最经典、最具代表性的本地青菜品种。植株短小紧凑，菜梗白而肥厚，叶片深绿呈匙形，质

地柔嫩。霜打后，格外清甜软糯，纤维少，口感细腻。适合清炒、烧汤或与冬笋、香菇等一起爆炒，能充分体现其鲜甜。迟青菜的特点是生长周期较长，耐寒性强，叶片厚实。经霜后甜度极高，菜梗饱满多汁，煮后易熟且不失形。适合与咸肉、豆腐一起炖煮，或做菜泡饭，汤汁鲜甜。矮脚青的特点是植株矮矮，叶片簇生，耐寒，霜后品质明显跃升。它甜度高，香味浓。酒席上，不论山珍海味有多少，不可或缺的就是蔬菜。过去是无肉不欢，如今是无菜不爽。蔬菜中，最可人的，就是碧绿的、像油冬儿这样的青菜。我常想，秀色可餐这个成语中的“色”，必定有青菜之碧绿。

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”这是陈毅的诗句，它写出了大雪中青松挺拔的英姿。这里，我们似乎可以仿照文首那首小诗，描写浓霜后青菜的品质，题目不妨就定为《杭州油冬儿》——
浓霜下/原以为/你会被蹂躏得瘫下
谁料到/从此后/你鲜甜得让人流涎

■周云龙

从苏中小城的婚宴或寿宴现场出来，耳畔一直在嗡嗡作响。

如今的喜宴，越来越“隆重”了。舞台炫目，节目纷呈，抽奖互动，俨然一台小型晚会。可这份隆重，总裹挟着不由分说的音量——音响一开，低音震得胸口发闷，高音刺得耳内发鸣。台上主持人声嘶力竭，台下宾客却困在各自的孤岛上；必须附耳交谈，甚至借助唇语才能勉强听出大意。满场的声响，在这里成了一个隐形的“暴君”，它统治着整个空间，将好好的聊天逼成“暗号接头”。

“能不能小点声？”问左右邻居，他们的回答是：“不大声，不热闹！”“习惯了，都这样。”分贝的高低，差不多成了衡量喜庆氛围的唯一尺度。某种意义上，可能是迎合那些年轻者的诉求，他们听力业已衰退，对喜庆的定义就是：声浪滚滚，才算红红火火。

有点惭愧。我平时是那种“先声夺人”“语惊四座”的大嗓门：在办公室说话，整栋楼的走廊都有回响。直到小城的喜宴上，连我自带音量天赋的人都被音响的轰鸣压制得无法交流，才猛然发觉：没有节制的“气氛组”，不是什么热闹，分明是对他人的打扰。

不过，我是无辜的。我的大嗓门，可能藏着家乡的地理密码。老家的范公堤，像一道无形的界线，隔开了两种声音生态。堤西水网密布，农家聚居高处，说话得守着私密，小心隔墙有耳，说话自然压低嗓音；我出生在堤东，黄海之滨，滩涂辽阔，海风长啸，地广人稀。祖辈从苏州阊门移民而来，煮盐为生，“治安靠狗，取暖靠抖，通讯靠吼”，是真实的生活

写照——不大声喊话，声音便会被旷野吞噬，久而久之，大嗓门成了生存的基本技能。

在管理更为精细的公共空间里，“互不打扰”的克制已成为常态。步入博物馆、艺术馆或园林，曾经的人声鼎沸已悄然退场。人们或戴着耳机聆听解说，或跟随配有无线导览的领队慢慢移步。静默讲解模式，声音如窃窃私语，只流入听者一人耳中。没有声浪的驱赶，目光得以从容停驻于器物的细纹，心神得以全然浸入景深的诗意。这份安静，是一种彼此舒展、相互成全的文明风景。

“绚烂之极，归于平淡。”社会文明的高级样态，往往呈现在对旁人的体贴之中。小城喜宴的喧嚣，并无恶意，多是习惯使然的思维定式——将“大声嚷嚷”等同于“热闹”，将“声震全场”误解为“隆重”。其实，真正的喜庆，不该是音响功率的竞赛，而应是祝福与欢愉的顺畅流动；真正的文明，也绝非追求万籁俱寂，而是让每种声音和谐相生，各得其所。

当商业化与程式化的欢庆将鲜活的呐喊异化为噪声的轰炸，声音的层次便消失了，人也失去了选择安静的权利。

小城的喜宴，喧哗与安静之间，应该留出一段呼吸的距离。不妨给音响一个温和的限度，让音乐只作背景；致辞可用定向音响，使祝福清晰却不霸道；再留几段“安静时间”，看看新人的故事，品品茶肴的来历。有动有静，有张有弛，如一首乐曲有起有伏，才是欢庆本真的样子。

今天，我们应在传承与演进间寻得平衡，学会驾驭自己的声音，主动“降噪”。文明的底色不是用喧嚣“撑场子”，实在的欢庆，何须借音响“造声势”？